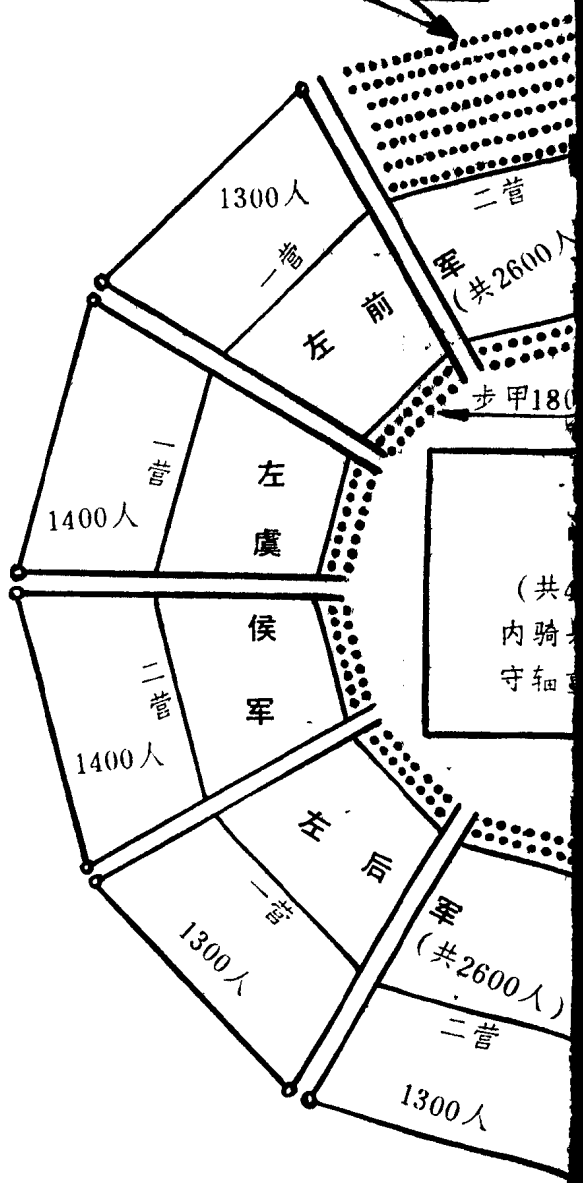


何博士備論注譯

馮東禮

第一、二列 20幕
第3至7列各18幕
(共108幕)
总计130幕 1300人



何博士备论注译

冯 东 礼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065-1416-8/E·757

定 价: 5.70元

社编号01—0054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一) 何去非的生平	(1)
(二) 《何博士备论》的版本及流传	(3)
(三) 《何博士备论》的军事思想及其对我国 古代军事理论的贡献	(4)
《何博士备论》注译	(1)
《六国论》	(1)
《秦论》	(10)
《楚汉论》	(20)
《晁错论》	(30)
《汉武帝论》	(44)
《李广论》	(54)
《李陵论》	(62)
《霍去病论》	(72)
《刘伯升论》	(86)
《汉光武论》	(95)
《魏论上》	(104)
《魏论下》	(113)
《司马仲达论》	(120)
《邓艾论》	(130)
《吴论》	(140)

《蜀论》	(149)
《陆机论》	(160)
《晋论上》	(169)
《晋论下》	(177)
《苻坚论上》	(190)
《苻坚论下》	(201)
《宋武帝论》	(213)
《杨素论》	(226)
《唐论》	(234)
《郭崇韬论》	(247)
《五代论》	(257)
附 录	(266)
后 记	(271)

《何博士备论》注译

六 国^① 论

这是一篇关于战国时代六国亡于秦国的专论。它从军事角度上集中论述了六国国君在战略指导上所犯“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的错误。为避免这种分不清敌我，看不到主要打击对象的错误，作者主张，一要把军事上的“伐谋”与外交上的“伐交”紧紧联系起来；二要在部署和使用兵力时充分考虑地理位置这个战略因素；三要始终重视发挥谋夫策士的作用。这些论述和主张，对北宋王朝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原文〕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②，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③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

仇故也。

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¹⁾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⁵⁾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⁶⁾，而蹈其膺⁽⁷⁾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⁸⁾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⁹⁾六国，使之骈首⁽¹⁰⁾西向而事⁽¹¹⁾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¹²⁾灭之也？盖⁽¹³⁾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¹⁴⁾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¹⁵⁾，莫害于为衡⁽¹⁶⁾。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¹⁷⁾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¹⁸⁾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¹⁹⁾，而山东⁽²⁰⁾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²¹⁾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²²⁾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

韩、魏也。

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也。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²³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微²⁴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²⁵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²⁶之忧，非至计也。

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²⁷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²⁸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

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²⁹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划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注释〕

①六国：指战国七雄中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齐国，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南）。楚国，建都丹阳（今湖北姊归东南）。疆域北到陕西、山东，南到洞庭湖、江苏、浙江的广大地区。燕国，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隅）。疆域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韩国，都新郑（今属河南）。疆域有今山西东南角和河南中部。魏国，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进行改革，成为战国初期强国。赵国，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疆域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除以上六国外，七雄之一还有秦国，建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

②形：这里指形势。

③工：善于。

④关东：秦、汉、唐等是定都今陕西的王朝，所以人们把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叫关东。

⑤形：这里指地理形势，即战略位置。

⑥吭（háng 杭）：喉咙；颈项。

⑦膺：胸。如：义愤填膺。

⑧摈（bīn 宾）：同“屏”。排斥；弃绝。

⑨鞭笞（～chī 痴）：用鞭子或板子打。这里指欺凌。

⑩骈（pián 胼）首：骈：两马并驾一车；并列；对偶。骈首：指一齐的，并列的。

⑪事：侍奉；服侍。

⑫夷：诛锄；削平。

⑬盖：发语词。

⑭晏（yàn 宴）：晚。

⑮从（zòng 粽）：通“纵”，东西为横，南北为纵。当时秦国在西面，六国在东面，秦与六国缔交，正是东西约好，史称“连横”；六国有的在南面，有的在北面，他们之间缔交，史称“合纵”。

⑯衡：通“横”。

⑰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奉燕昭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战争，以便攻齐复仇。齐湣王末年被任命为齐相。秦昭王约齐湣王并称东西帝，他劝说齐王取消帝号，和赵国李兑一起约五国攻秦，赵封他为武安君。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魏、韩地。齐便乘机攻灭宋国。后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大举攻齐，他的反间活动暴露，被车裂而死。

⑱函谷关：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战国秦置。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公元前 241 年，楚、赵、魏、韩、卫合纵攻秦，至此败还。公元前 207 年，刘邦西入咸阳，遣兵守此以拒诸侯军。汉置关都尉戍守。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徙关于新安县后，改置弘农县于此。现仅存关门。

⑲张仪（？—前 310）：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君十年（公元前 328 年），任秦相。封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上郡，帮助秦惠文君称王，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

汉中地。秦武王即位后，他入魏为相，不久即死。

②⑩ 山东：战国、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与当时所谓关东含义相同。一般专指黄河流域。这里泛指战国七雄秦以外的六国领土。

②⑪ 与国：与，同盟者；党与。与国，指同盟国。

②⑫ 购：本为“买”。这里通“媾”，即“讲和”。

②⑬ 壤：本指柔土。这里指地区，地域。

②⑭ 徼 (jiào 叫)：边界。

②⑮ 三国：从上下文看，应改为“二国”，即指韩、魏两国。

②⑯ 齿寒：取“唇亡齿寒”之意。

②⑰ 纾 (shū 舒)：解除。

②⑱ 偏将：副将。

②⑲ 揣摩：《国策·秦策一》：“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高诱注：“揣，定也；摩，合也。”谓悉心探求，以期合于本旨。引申为揣度。

〔译文〕

秦国获得能够吞并天下的形势，而天下竟至于必然可以被吞并；六国具备抗拒秦国的形势，而秦国竟至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难道是秦国善于击败六国吗？它的祸因在于六国的君主，自己攻打自己应该亲近的国家，却忘掉了他们应该仇视的国家。

作为秦，不过是一国罢了；而关东的国家是六个。算起来，秦国的土地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兵力，相当于六国的十分之一。靠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兵力，却独揽雄强，以致控制天下的原因，是由于它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既可掐住天下的咽喉，又可把它们胸部和背部踩在脚下。假如六国的君主懂得国家真正的祸害是秦国，并且能互相真诚结交，齐心合力地排斥秦国，即使秦国确实善于攻战，它又怎么能

欺凌六国，使他们一齐往西边去巴结秦国呢？又怎么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消灭了呢？他们不知道考虑这一点，结果一切为了早上朝见（联合）而晚上就罢休（破裂）的计划，全成了自相削弱的图谋。这就是秦国能乘六国的衰败，而六国终于被秦所灭的原因。

六国的形势，没有什么比合纵更有利，也没有什么比连横更有害。合纵搞成功了，就安全；连横搞成功了，就危险。这是必然的趋势。当初，苏秦撮合成合纵，秦国十五年不敢偷袭函谷关；后来，张仪搞成连横，山东诸国年年都遭到秦国的损害，不断割地，以讨秦国的欢心，最后造成土地失尽、国家变为废墟的局面。六国固然得到过合纵的益处，然而最后却败于连横的灾祸，它的祸因还是自己攻打自己应该亲近的国家，却忘掉了他们应该仇视的国家。

所说的自己攻打自己应该亲近的国家，而忘掉应该仇视的国家，结果秦人对六国稍加蚕食就吞并、消灭了它们。然而，关东诸侯各国都是盟国啊！它们本来应该亲密团结，联合一致，共谋抗秦。但是，齐、楚倚仗自己的强盛，有并吞燕、赵、韩、魏的企图，就缓和了同秦国的矛盾。燕、赵、韩、魏苦于自己力量小，对齐、楚虽然有戒心，却慑服于秦国的威力。所以，搞连横的人能够利用这一点，拆散破坏了合纵的契约，秦国就可以用它嚣张的气焰和强大的势力恫吓六国。因此，六国无不震惊，抢着跟秦国讲和，唯恐自己单独落在别人的后面。他们特别不知道，齐、楚虽强却不足以达到使秦国畏惧的程度，而秦国所最顾忌的，只在于韩、魏罢了。

韩、魏两国是诸侯各国西方的屏障，他们的地势能够限制秦国，使它不能东侵。秦国如果想越过函谷关，我们诸侯各国可以切断它的后路，这是秦国所担心的。假如齐、楚、燕、赵，明白国家的真正威胁是秦国，并且懂得韩、魏可以作为我们诸侯各国

的屏障，各国都重视跟韩、魏友好，严格遵守合纵契约，齐心协力地仇视像虎狼一样凶狠的秦国；假使秦国每次向六国用兵，六国的军队就联合起来抵抗它，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轻易地越过函谷关，山东六国就安全了。

再说，韩、魏两国的领土跟秦国的领土犬牙交错，秦军进攻韩、魏，是在百里之内打仗；而进攻四国（齐、楚、燕、赵），却是在千里之外打仗。韩、魏迎击秦军，近得只用一天就行了；而它们等到诸侯各国的援兵到来，却要用三个多月。秦国打完韩、魏已经进行停战休整，四国守边的军队还不知道呢。现在四国白白凭借没有实际作用的合纵契约来指挥韩、魏，秦国定要猛烈进攻，挫败他们。于是使韩、魏两国很快遭到侵害，而齐、楚、燕、赵又有唇亡齿寒之忧，这不能算做上策吧！

唉！齐、楚、燕、赵等国的人民，贮粮、肩戟地备战，没有一年停止过，结果却一天也不能减轻秦国对它的威胁。四国如能每年由各国轮流派出一支军队，并任命一名副将统率，同韩、魏的军队联合戍守，以增强韩、魏的防御能力；这样，实际上就等于六国的军队一天内就可调集到韩、魏的边界，凭借函谷关监视秦国了。秦国人即使骁勇，即使他们每天都来辱骂以进行挑战，我们也固守而不轻易出战，这就可以用四国这个“腹背”来抵住敌人了。

苏秦、张仪虽然出身于游说辩士之中的巧人，都是下等人；但是他们提出的策划，却都同诸侯各国的利害与成败密切相关。苏秦的谋划始终未被六国采纳，而张仪的主张却单独在秦国实行，因此，六国就被秦国吞并了。

唉！促使关东的国家分裂成六个的原因，难道是上天专门偏向秦国吗？假如关东六国联合成一体，以同秦国在韩、魏的郊外较量，那么胜负的形势大概还未可知。假如齐国能凭借它的力量而吞并燕、赵，假如楚国能凭借它的力量而吞并韩、魏，那么，

秦^① 论

这是一篇从军事角度探讨秦朝灭亡原因的专论，它集中论述了秦二世胡亥在战略上所犯“当守而攻”的错误。它认为，在战争问题上，采取进攻战略或采取防守战略，必须根据“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来确定。也就是说，在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和政治目的，作出决策之后适合攻时才能攻，适合守时才能守。否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阐述这个问题的弦外之音也是十分明显的。北宋神宗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辽朝已开始衰落，而西夏还处在中兴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宋朝本应对辽采取攻势，对夏采取守势。但是，宋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决定大举攻夏，结果遭到损失兵众近二十万人、徐禧等将官败死的惨重失败。作为当朝人的何去非，在这里大谈攻守之宜，难道不是借古喻今吗？

〔原文〕

兵²，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³攻守之所宜⁴。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⁵也。

方⁶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⁷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⁸也。及天下攘袂⁹相率¹⁰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郤¹¹之也。图拒以郤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¹²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¹³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¹⁴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¹⁵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¹⁶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¹⁷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¹⁸以属章邯¹⁹、李由²⁰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²¹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²²矣。

方陈胜²³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²⁴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²⁵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²⁶，左驰右骛²⁷，以婴²⁸其四合之锋，卒至

于败。而沛公²⁹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³⁰者，用兵之罪也。

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³¹常率百万之师傅³²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³³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七国之反汉³⁴也，议者归罪于吴、楚³⁵，以为不知杜³⁶成皋³⁷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³⁸，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³⁹矣。

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⁴⁰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⁴¹得即其地而疾⁴²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

昔者贾谊⁴³、司马迁⁴⁴皆谓：使子婴⁴⁵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⁴⁶，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机于后世。彼二子⁴⁷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

耳^④。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⑤之佐，其如秦何哉？

〔注释〕

①秦：朝代名。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统一中原，自称始皇帝（即秦始皇），建都咸阳。并进一步统一了东南、西南地区。疆域东、南到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阴山，东北迤至辽东。曾推行许多有利于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但赋税繁重，刑政苛暴，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前 209 年（秦二世元年）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前 206 年为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所灭。共历二世，统治十五年。

②兵：本指“兵器”、“军械”。这里指用兵，即战争、作战。

③夫（fū 扶）犹“彼”、“此”。

④宜：合适；相称。

⑤道：方法。

⑥方：当。

⑦甲：古代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做成。如：带甲；解甲。引申为战士、军队的代称。

⑧兼敌之师：兼，兼并。兼敌之师：指实行进攻作战的军队。

⑨攘袂：攘（rǎng 嚷）：排除；排斥。袂（mèi 妹）：衣袖。攘袂：即挽起袖子，表示振奋或发怒的样子。

⑩相率：相：互相；交互。相率：犹“相继”。

⑪郤（xì 隙）：通“隙”。空隙。名词，这里作动词用，即堵隙、防隙、防守。

⑫救败之师：与兼敌之师相对应，指实行防御作战的军队。

⑬ 崤、函：崤 (yáo 摇)：崤山，在河南西部，秦岭东段支脉，东北—西南走向，分东西两崤，延伸黄河、洛河间。函：即函谷关。

⑭ 秦繆公：即秦穆公。“繆”通“穆”。秦穆公(?—公元前 621 年)，春秋时秦国君。名任好。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发展，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

⑮ 王 (wàng 望)：成王业。

⑯ 二世：指秦二世胡亥（公元前 230—前 207 年），秦朝第二代皇帝，公元前 210—前 207 年在位。统治期间，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赋税徭役比秦始皇时更加繁重。不久，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后被专权的宦官赵高逼迫自杀。

⑰ 山西：战国、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西为山西，与当时所说“关中”含义相同。

⑱ 空国之师：全国的军队。

⑲ 章邯(?—前 205)：秦代将领。任少府。率军镇压陈胜、项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为项羽所破，投降，封为雍王。项羽大封诸侯王时，他被封咸阳以西之地，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楚汉战争中，刘邦围攻废丘，他兵败自杀。

⑳ 李由：秦代将领。

㉑ 乡 (xiàng 向)：通“向”。过去；从前。

㉒ 悖 (bèi 背)：违背；违反。

㉓ 陈胜（公元?—前 208 年）：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雇农出身。秦末赋役繁重，刑政苛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他被抓壮丁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同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发动同